



齊氏醫案崇正辨訛

戎州逸士齊秉慧有堂纂著

男

高東山較錄
瑞輯五參訂

受業

楊宗煦溫如
張九學恒常新
王臣傑國祥

較閱

余攷諸失血之症。必察五臟之脉。為據。心脉沉主咯血。尿血。肝脉浮主腸風。下血。脾脉數主嘔吐鮮血。肺脉浮主吐血。腎脉沈主小便淋瀝。有血診其脉。沈小者生。身涼者生。脉大身熱者死。吐後脉微者可治。吐衄後脉復大熱燥急者。又主死也。

舒馳遠曰。吐血一証。諸家以為火証。又謂肺金受傷。又謂相火燠金。是皆不明其理。而不知所由來也。蓋人生後天。水穀精氣所生之血。全藉脾胃氣健而為傳布。周流設脾胃衰弱。不能傳布。血乃停蓄。高中。然亦不遽動。或因憂患。或因忿激。勞心傷力。皆足以動之。若其人脾胃强健。傳布如常。血不停蓄。縱使大患卒臨。忿激暴起。與夫極勞其心。傷力之至。終未見吐血也。可見吐血者。必早有停蓄也。或又無所因而血自動者。乃為積滿之故也。又兼有下趨大便而不上逆者。雖皆脾胃氣虛。然胸中之陽。猶能宣佈。故血不敢犯上而轉下行。是便血與吐血者。同源而異派。治法總以理脾健胃為主。其有誤傳吐血。是火病。斯言也。貽害天下之蒼生。病者亦自謂是火。是猶飛蛾而撲燈也。冤哉。彼不知看本

氣分辨寒熱虛實。果是火症吐血。桃仁承氣湯。鼻衄。犀角地黃湯。弱者或用河間地黃飲子宜矣。若是虛症。豈不誤矣。凡內傷不足而吐血者。又宜加味理脾滌飲。溫中散逆。脾土虛者。加味補中益氣湯。以滋化源。兼攝血歸經。水不足者。壯水之主。真火衰者。益火之原。此則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仲景立法至詳且盡。惜卒病論十六卷起死回生。因祿山兵火散失無傳。總緣王叔和以偽換而亂仲景陰陽乖舛。倒亂六經。後人以訛傳訛。醫風日趨日下。苟非喻嘉言特出手眼。尚論三百九十七法。釐定六經。剖析陰陽。金針並度。現身說法。千古冥冥長夜矣。業醫者不讀尚論篇。不識六經陰陽之理。所以遇病即錯。治吐衄者百無一生。予常目擊心傷。不揆鹵下。敢將數十年寢食研求。得力於仲景嘉言者。暢發其意。鍼貶諸家。啟迪後賢。俾不致貽其誤。以償吾生平之所願也。

夫吐血者。非不可治。醫家不得其傳。不知法主理脾健胃。徒據不通之論。妄與清金保肺。以伐胸中之陽。終以滋陰降火。伐盡脾中之陽。胃陽腎陽均被耗損。其命全去。雖有善者。無能為也。

憶二十年前。醫友人魏學周吐血。沖激而出。食不下。不能言。其體火旺陰虧。外見舌胎乾而口臭。心煩惡熱。終夜不寐。黑暗之中。目光如電。夫晝明夜晦。天道之常。今當晦而生明。反乎其常矣。然所以然者。真陰素虧。血復暴脫。陽無依附。

而發越於外。精華並見。故黑夜生明。乃是陽光飛墜。如星隕光流。頃即汨沒。危候也。藥與大養其陰。以濟其陽。方用地黃阿膠。知母貝母。玄參。側柏。童便。日服四劑。歷五旬。服藥二百劑而愈。由今思之。爾時識力尚欠。僅據大旺陰虧一端。殊不知吐血者。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藥中恨未能重用黃芪。白朮等藥。以治病之源。而彌其後患。故病雖愈。而根未拔。明年九月。厥病驟發。傾囊大吐血。竭而死矣。傷心哉。向日能用理脾健胃於養陰濟陽之中。或者根可除而病不發。予無憾矣。

凡吐血者。必兼咳嗽。以蓄血與留飲。皆由脾胃氣虛。故二症每相因。或先咳嗽而後吐血。或先吐血而後咳嗽。又或咳唾而痰血相兼。治法總不外乎理脾健胃。世醫不得其法。不分氣血虛實。胡亂瞎撞。寒熱雜投。以致病者輕而重。重者危矣。

吐血之症。多有喘者。乃為中氣不足。轉運無權。兼之腎氣渙散。胸中之氣不能下達。上逆而為喘。法當重用芪朮大補中氣。故紙益智收固腎氣。砂仁半夏醒脾開胃。黑姜溫胃逐痰。白蔻宣暢胸膈。使中州氣旺。健運有權。腎氣收藏。則胸中之氣肅然下行。而喘自止。彼皆不得其傳。謬謂黃芪白朮二藥提氣。死不敢用也。

曾醫陳子 三之子年十八吐血甚多。既則咳唾痰血相兼。喘促不能卧。奄奄一息。人將不堪。予曰。此症大難。非我所能及。陳子告曰。賤弟兄三人。下輩十人。皆為吐血已死。其九僅此弱子。尚未冠。敢求先生憐而救之。余曰。非敢推諉。但恐服過清金保肺等藥。曷可救也。陳子云。病雖三月。尚未服藥。皆因九子被諸醫所殺。不敢請耳。今聞先生治血神驗。故爾相懇。乃用黃芪八錢。白朮八錢。半夏黑姜各二錢。砂仁白蔻各一錢。煎服。明日陳子來寓。顏曰。昨有數位高醫。討藥方一看。均皆縮首。吐舌。詭為不祥。謂黃芪白朮提氣。是吐血者之大忌。若此重用。則必喘促加劇而立死矣。答曰。黃芪白朮提氣之說。亦嘗聞之矣。舒先生獨不聞。有是說乎。且吾家九子。諸醫皆未用黃芪白朮。盡歸於死。今舒先生必有精妙之理。非尋常所能及。吾竟依法與之。今早看來。覺氣稍平。再服數劑。血亦漸止。飲食漸旺。恐其再吐。吐亦不妨。前藥不可歇手。服至六十餘劑。兼服六味地黃丸而全愈。

吾見一少年吐血。醫家任用止血諸方而強止之。以為治得其法。殊不知死於此矣。夫吐血一証。皆由脾胃氣虛。不能傳布。法主理脾健胃。宣暢胸膈。使傳布如常。血不停蓄。其病自愈。粗工不明此理。希圖暫止。誤以為功。獨不思停蓄之血。敗濁之於。豈能復行經絡。况敗濁不去。終為後患。壅塞胸膈。脾胃

愈虧。後此新生之血。愈不得流通。以致積而復動。衝激而出。壅塞咽喉。搐入鼻管。致不得息。其死立至。醫不强止其血。必無搐死之慘。未幾少年果為積血復動。噎搐而死矣。冤哉。繆仲醇有曰。吐血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止血。血不循經絡。而氣逆上壅也。行血。血行經絡。不止自止也。强止之。則血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補肝亦未為盡善。養肝和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肝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血隨氣行。無溢上竅之患。降氣亦未可盡行。惟調之順之。降火則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統血。血愈不得歸經矣。舉世往往徧用寒涼傷脾作泄。多致不救。哀哉。

治吐血精義說

大凡虛勞之人。亡血失精。津液消耗。治之尤難。內經云。鍼藥所莫制者。調以甘藥。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黃芪建中二湯。急建其中氣。令脾胃強。而津液旺。自然精生血充。而真陰以足。余嘗攷仲景治吐血之方。載在卒病論十六卷中。端論暴血。恨遭祿山兵火。遂湮沒無傳。自唐迄今。千有餘歲。偽撰雜出。局方甚行。世人皆曰。吐血是火病。斯言一出。而治之者。概用知柏歸地。悶心泥膈。欲治血

而反耗血。竟致百不一救。傷哉。其殺運使然也。國朝喻嘉言先生出。深會其旨。但用稼穡作甘之味。而酸醎辛苦在所不用。誠得神聖之心傳。為後世振聾覺瞶者。善哉嘉言。有功千古。慧殫心數十年。廢寢忘餐。博攷方書。研窮經典。探赜索隱。而會通之。提其綱。復挈其領。且咀嚙其義味。真無有過於嘉言先生者。觀其心法。惟健脾中之陽氣為第一義。健脾中之陽氣一舉有三善焉。一者脾中之陽氣旺。如天青日朗。而龍雷潛伏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能宣散胸中窒塞之陰氣。如太空不留纖塵也。一者脾中之陽氣旺。而飲食運化精微復生。其已竭之血也。況乎地氣必先蒸土為濕。然後上升為雲。若土燥而不濕。地氣於中隔絕矣。天氣不常清乎。今之方書妄引久嗽成勞。痰中見血之陽症。不敢用健脾增咳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過氣逆上厥之咳。氣下則不咳矣。而吐血又有陰火陽火之分。如感六淫之邪氣者。陽火也。則宜以苦寒折之。根於七情之逆氣者。乃係陰火。陰火者。龍雷火也。相火也。相火居於命門。寄於肝膽。所以為乙癸同源。故有龍火雷火之稱。肝屬木。居東配震。震為雷。所以為雷火也。命門居坎北。在兩腎中間。龍火居焉。故曰龍藏海底。動則火騰。所以為龍火也。龍雷二火藏肝腎中。未動不知其為火也。及其一發。暴不可禦。以故載陰血而上溢矣。夫龍雷之性。必陰雲四合。然後遂其升騰之勢。若天青日朗。則退藏不動。

矣。凡用寒涼清火之藥者。此以水制火之常法。若施之於陰火。未有不轉助其虐者也。古方治龍雷之火。每用附桂引火歸元之法。然施暴血之症。可暫不可常。蓋已虧之血。不能制其悍而未動之血。恐不可滋之擾耳。救世君子。凡遇斯症。必以崇土為先。土厚則陰濁不升。而血患自息也。究而論之。治龍雷之火。全以收藏為主。以秋冬之時。則龍潛雷伏也。其治法載在三卷相火龍雷論中。反覆參詳。而治吐血之法。無餘蘊矣。故余案曰。治吐血者。不得喻嘉言之傳。不讀絳雪丹書。雖皓首窮經。終是下工而已矣。

邇來時勢醫者病家。一見吐血。認為火症。用藥多以歸地芩連。鮮用參苓朮。又有親朋。毫不知醫。交口妄勸。寧用寒涼。勿用熱藥。以致不可救療。自誤者無足惜。誤人者。閻羅王肯輕釋乎。余謹剖心瀝血相告。且誓之曰。今而後。治吐血不遵嘉言養葵之法。而誤人者。死入犁耕地獄。並旁操鄙見。與夫妄薦醫而誤人者。均同此罪。

絳雪丹書

血病

客有問於余曰。失血一証。危急駭人。醫療鮮效。或暴來而頃刻即逝。或暫止而終亦必亡。敢問有一定之方。可獲萬全之利否。余曰。是未可以執一論也。請備

言之

凡血証先分陰陽有陰虛陽虛陽虛補陽陰虛補陰此直治之法人所共知又有真陰真陽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真陽虛者從陰引陽真陰虛者從陽引陰復有假陰假陽似是而非多以誤人此真假二字曠世之所不講舉世之所未聞在雜病不可不知而在血病為尤甚汝知之乎

既分陰陽又須分三因

風寒暑濕燥火外因也

過食生冷好吃苦寒醉飽無度外之因也

喜怒憂思恐內因也

勞心好色

跌撲閃肭傷重瘀蓄者不內外因也

既分三因而必以吾身之陰陽為主或陰虛而挾內外因也或陽虛而挾內外因也蓋陰陽虛者在我之正氣虛也三因者在外之邪氣有餘也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

客問曰吐衄血者從下炎上之火也暑燥濕火宜有之矣何得有風寒之証曰此六淫之氣俱能傷人暑熱者十之一二火燥者半風寒者半而火燥之後卒又歸於虛寒矣

內經曰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經受邪民病血溢血泄又曰少陽之復火氣內發血溢血泄是火氣能使人失血也又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民病嘔血血泄衄衄善悲又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血見是寒氣使人失血也又

云。太陰在泉。濕淫所勝。民病血見。是濕氣能使人失血也。又云。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能使人失血者也。太陰司天之政。初之氣。風濕相搏。民病血溢。是風濕相搏。血溢也。又曰。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民病反側咳逆。甚則血溢。何獨火乎。况火有陰火。陽火之不同。日月之火。與燈燭之火不同。爐中之火。與龍雷之火不同。又有五志過極之火。驚而動血者。火起於肝。憂而動血者。火起於肺。思而動血者。火起於脾。勞而動血者。火起於腎。能明乎火之一字。於血之理。則思過半矣。

劉河間先生。特以五運六氣。水火立論。故常用寒涼以治火。而後人宗之。不知河間之論。但欲與仲景傷寒對講。各發其所發之旨耳。非通論種種不同之火也。自東垣先生出。而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始禁用寒涼。自丹溪先生出。而立陰虛火動之論。亦發前人所未發。可惜大補陰丸。補陰丸。二丸中。俱以黃柏知母為君。而寒涼之弊。又盛行矣。嗟乎。丹溪之書。不無岐黃之道。不若余特換陰陽五行之論。以申明火不可以水滅。藥不可以寒攻也。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何也。蓋寒傷營。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水冷金寒。肺金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

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脉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者。此皆寒也。醫者不察審其証。便以陰虛火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常用麻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得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廣其傳。一貧者。冬天居大室中。卧大熱炕。得吐血。求治於余。余料此病大虛弱。而有火熱在內。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裡之虛熱。是其法也。冬天居大室。衣蓋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憶仲景所著傷寒論中一証。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而不與。遂成衄血。却以麻黃湯立愈。

獨有傷暑吐衄者。可用河間法。必審其証。面垢口渴。喜飲。干嘔。腹痛。或不痛。發熱。或不發熱。其脉必虛。大汗出者。黃連解毒湯主之。甚者白虎湯。

金匱方云。心氣不足。吐血衄血者。瀉心湯主之。大黃二兩。黃芩黃連各一兩。水三升。煮取一升。須服之。此正所謂手少陰心經之陰氣不足。本經之陽火亢甚。無所輔。肝肺俱受其火而病作。以致陰血妄行而飛越。故用大黃瀉去其亢甚之火。黃芩救肺。黃連救肝。使之和平。則陰血自復而歸經矣。

愚按暑傷心。心氣既虛。暑氣故承而入之。心主血。故吐血衄。心既虛而不能生血。

恐不宜過用寒涼以瀉心。須清暑益氣湯中。加生地丹皮。兼犀角地黃治之。蓋暑傷心亦傷氣。其人必無氣以動。脈必虛。宜以參芪助氣。使氣能攝血。斯無弊也。

客問曰。既云須分陰陽。則吐衄者。陰血受病。以四物湯補血是矣。參芪補氣奚用之。而復有謂陽虛補陽之說何耶。曰。子正溺於世俗之淺見也。自王節齋製本草集要有云。陰虛吐血者。忌用人參服之。則陽愈旺而陰愈消。誤服人參者。死。自節齋一言。而世之受病治病者。無問陽虛陰虛而畏參。如砒毒矣。寬哉寬哉。蓋天地間之理。陽統乎陰。血隨乎氣。故治血必先理氣。血脫必先益氣。古人之妙用也。

凡內傷暴吐血不止。或勞力過度。其血過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須臾不救。即死。急用人參一兩。或二兩為細末。入飛羅麵一錢。新汲水調如稀糊。不拘時服。或獨參湯亦可。古方純用補氣不入血藥何也。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無形自能生有形也。若有真陰失守。虛陽泛上。亦大吐衄。又須八味地黃湯。固其真陰。以引火歸原。不宜用人參。其火既引之而歸矣。人參又所不禁。陰陽不可不辨。而先後之分。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凡失血之後。大發熱者。名曰血虛發熱。古方立當歸補血湯。用黃芪一兩。當歸

六錢名曰補血湯。而以黃耆為主。陽旺能生陰血也。丹溪於產後發熱。用參芪歸芎黑薑以佐之。或問曰。乾薑辛熱。何以用之。余曰。薑味辛。能引血藥入氣分。而生新血。神而明之。不明此理。見其大熱。六脉洪大。而誤用發散之劑。或以其象白虎湯證。而誤用白虎湯。立見危殆。不可救矣。慎之哉。

客又曰。陽能統陰。既聞命矣。傷寒吐血。亦聞命矣。然除傷寒外。或者寒涼之藥。不能不少加一二。以殺其火勢。至於辛熱之品。以火濟火。恐一入口。而直衝不止。奈何。寧和平守中。以免怨謗。何如。若丹溪產後。而用乾薑者。為有惡露凝留。故用之以化其瘀。未必可為典要也。余見先生治血症。不惟不用寒涼。而反常用大辛熱之藥。屢已奏功。不已霸乎。余曰。子之言。不讀古書。不窮至理。不圖活人之命者也。試檢古人之名言以驗之。

金匱方云。吐血不止。側柏葉湯主之。效如桴鼓。列方於左。

側柏葉

炒黑

乾薑

炒黑

各二兩

陳艾

揉絨熟

三把

炒乾

馬通

炒黑

一兩

合煮

四碗

每溫服一碗

凡吐血不已。則氣血皆虛。虛則生寒。是故用柏葉。柏葉生而向西。乃稟兌金之氣而生。金可制肝木。木主升。金主降。取其升降相配。夫婦之道和。則血得以歸藏於肝矣。故用是為君。乾薑性熱。炒黑則止而不走。用補虛寒之血。陳艾性溫。能入內而不炎於上。可使陰陽之氣反歸於裏。以補其寒。用一味為佐。用馬通

者為血生於心。心屬午火。於是用午獸之通主降火消停。血引領而行為使。仲景治吐血準繩。可以觸類而長之。

仁齋直指云。血遇熱則宣流。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為守。營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耳。外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溫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用乾薑甘草湯。其效甚速。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上逆。亦能吐血。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出血諸症。每以胃藥收功。

曹氏必用方。吐血須煎乾薑甘草作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若服生地藕節茅根竹茹去生便遠。

三因方云。理中湯能止傷胃吐血。以其方最理中脘。分別陰陽。安定氣血。按患者果身受寒氣。口受冷物。邪入血分。血得冷而凝。不歸經絡。而血妄行者。其血必黑黯。其色必白。面赤。其脈必微遲。其身必清涼。斯時不急用薑桂。而用涼血之劑。殆矣。臨症之工。宜詳審焉。

褚氏云。喉有竅。咳血殺人。腸有竅。便血殺人。便血尚可治。咳血不易醫。飲溲溺百不一死。服寒涼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陽和乎。玩和陽二字。褚氏深達陰陽之妙者矣。

王海藏云。胸中積聚之殘火。腹裏積久之太陰。上下隔絕。脈絡部分。陰陽不通。用苦熱以定於中。使辛熱以行於外。升以甘溫。降以辛潤。化嚴肅為春溫。變凜冽為和氣。汗而愈也。然餘毒土苴。猶有存者。周身陽和尚未泰然。心中微燥。而思涼飲。因食冷物。服涼劑。陽氣復消。餘陰再作。脉退而小。弦細而遲。激而為吐。衄者有之。心肺受邪也。下而為便血。溺血者有之。腎肝受邪也。三焦出血。色紫不鮮。此重沓寒濕。化毒凝泣。水穀道路。浸漬而成。若見血症。不詳本末。便用涼折。變乃生矣。

客又問曰。吐衄可用辛熱為扶陽益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真陽真陰之說。可得聞乎。答曰。醫家之言陰陽者。氣血盡之矣。豈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乎。吾所謂水與火者。又非心與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惟其無形。故人莫得而知之。試觀之。天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為主。然此無行之水火。又有以太極為之主宰。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氣。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精。俱寄於兩腎之間。故曰。五臟之中。惟腎為真。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客又問曰。真陰真陽與血何干乎。答曰。子但知血之為血。而不知血之為水也。

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矣。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矣。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為要也。

客問曰：既是火之為害，正宜以水治之。而先生獨曰：火不可以水滅，而反用辛熱何耶？答曰：子但知火之為火，而不知火有不同也。有天上之火，如暑月傷暑之病是也。方可以井水沃之。可以寒涼折之。若爐中之火，得水則

人身即

脾胃之火，脾胃之中無火。將以何者蒸腐水穀而分溫四體耶？至於相火者，龍雷之火，水中之火也。龍雷之火得雨而益熾，惟太陽一照而龍雷自息。及秋冬陽氣復藏而雷始收聲，龍歸大海矣。此火不可水滅而用辛熱之義也。當今方書亦知龍雷之火不可以水滅，不可以直折，但其註皆曰黃柏知母之類是也。若是依舊是水滅直折矣。誤天下蒼生者，此言也。哀哉。

客又問曰：黃柏知母既所禁用，治之將何如？若與前所論理中溫中無異法，何必分真陰真陽乎？答曰：溫中者理中焦也，非下焦也。此係下焦兩腎中先天之真氣與後天心肺脾胃有形之體毫不相干。且乾薑甘草當歸俱入不到腎經。惟仲景八味腎氣丸，斯為對症。腎中一水一火，熟地黃壯水之主，附桂二味益火之原。水火既濟之道，蓋陰虛火動者，若腎中寒冷，龍宮無可安之宅穴，不得

已而遊行於上。故血亦隨火而妄行。今用附桂二味純陽之火。加於六味純陰水中。使腎溫煖。如冬月一陽來復於水土之中。龍雷之火自然歸就於原宅。不用寒涼。而火自降。不必止血。而血自安矣。若陰中水乾而火炎者。去附桂而純用六味以補水配火。血亦自安。亦不必去火。總之保火為主。此仲景二千餘年之秘。豈後人所能筆削一字哉。

客又問曰。假寒假熱之說何如。答曰。此真病之狀。惑者誤以為假也。經曰。少陰司天之政。水火寒熱持於氣交。熱病生於上。冷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血溢血泄。內經蓋指人之臟腑而言。少陰司天者。腎經也。凡腎經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熱。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之假症。世人不識。而為其所誤者。吾獨窺其微。而以假寒治之。所謂假對假也。但此症有二。有一等少陰傷寒之症。寒氣自下。腎經而感。小腹痛。或不痛。或嘔。或不嘔。面赤口渴。不能飲水。胸中煩燥。此作少陰經外感傷寒。春須用仲景白通湯之法治之。一服即愈。不再作。白通湯用附子一枚。薑炙黃三錢。藥煎好。入葱白四莖。加入人尿猪胆汁和服。又有一等真陰失守。命門火衰。火不歸原。水盛而逼其浮游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氣喘。惡熱面紅。嘔吐痰涎出血。此係假陽之症。須用八味地黃湯引火歸元。茲二方俱用大熱之藥。倘有方無法。則上焦煩熱正甚。復以熱藥投之。入口即吐矣。須